

老树醒着

菊女——著



非外借

老树醒着

菊女——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树醒着 / 菊女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647-4604-9

I . ①老… II . ①菊…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7514 号

老树醒着

LAOSHU XINGZHE

菊 女 著

策划编辑 杨仪玮

责任编辑 杨仪玮

出版发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主 页 www.uestep.com.cn

服务电话 028-83203399

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5mm × 230mm

印 张 16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4604-9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故乡，在哲思与诗意中回望

菊女的散文集《老树醒着》即将出版，作为结识时间不长但自觉一见如故的文友，既深表祝贺，更期待早日拜读纸媒大作。

菊女约我为文集作序，实感文才和学养不济，难以胜任，但又实在痴迷菊女的作品，也为她的诚恳和病中笔耕的精神所感动，就作为先学者，聊一聊我的学习体会吧。

在阅读这部散文集时，我一直试图将其置于菊女的整体艺术世界和生活背景中，运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抽象出几个关键词，勾勒文集的框架和核心思想，无奈，文本太过丰富，恐怕不是几个词能够概括了之的。

在对菊女作品仅有的阅读和生活的部分了解中，我暂且将她的世界化为两个区块，一个是家乡，一个是路上。家乡叙事主要呈现在《老树醒着》这部文集中，在路上，即菊女自称流浪的叙事可能是下一部散文集《流云带走我》的主要内容——我没有看到全部作品，只是根据菊女分享的个别篇章猜测。这两部作品基本构成了菊女的主要艺术世界和生活经验：“家乡”是她时空和精神追寻的起点和归程；“路上”是她“流

浪”，即追寻的过程，包括以攀登悬崖峭壁寻找野茶作为事业，数次自驾进入青藏高原无人区朝谒圣山圣水，皆为寻找人生的“终极故园”。

《老树醒着》处处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用文学形式探索哲学问题的表达，最集中的体现是死亡叙事。在《大表兄》《哑巴叔叔》《牛屋与它的主人》等篇章中，作者屡屡叙述故土亲友的离世。生与死，是生命中的两种形态，构成了人生命的全部内容和过程，所以，施津菊说：“文学创作如有永恒的主题，首先就是生与死，然后才谈得上爱与恨。”〔《性别差异中的死亡叙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老树醒着》自觉不自觉地契合了这一理论，将生死先于、优于爱恨主题进行文学探索。

作者说：“虽说要尊重死亡，但必须是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几声故土情》）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要尊重死亡。如果逻辑关系成立，可以说，这是本书中作者生死观的集中阐释。

在这一生死观的指导下，菊女的死亡叙事具有独特的哲学考量和审美表达，她完整地再现了亲人们从“生”到“死”的完整人生历程，而不是像有的作家那样聚焦甚至迷恋死亡叙事。她笔下的亲人生活在故乡的老屋，劳作在田间，如一粒尘土，如一棵青草，作为最普通的生命而存在。他们安心于自己狭小的世界，似乎被整个世界遗忘，但他们是世界的主体，其存在和价值可能暂时被遮蔽，但不能消失。

于是，我们在读《我的奶奶》《大表兄》《哑巴叔叔》《鬼附体的陈婆和四叔》时，无论他们是深爱“我”的奶奶，还是曾经年轻有为的大表兄，还是天生残疾的哑巴叔叔，还是被“捆同”的陈婆，读者都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感受到那勃勃的生命律动。他们的养儿育女、娶妻生子、婆媳争吵、思念亲人、鬼魂附体、安葬故老，生命无不闪耀着光芒，彰显着不朽的厚重的生命价值。

作者写自己少女时代发生在故乡那些珍贵的懵懂情意时，也与故乡那片热土紧紧联在一起，如《橘林深处》和《我家门前有条河》。在菊女心理故乡的大框架内，一种深沉的爱可以总括其中所有。

她笔下的死亡，大多因病自然离去，少有意外或怪诞的事故发生，就是几位幼时见到过的喝农药死的乡亲，也是为突出那个年代大环境的悲哀。这证明再小的角落，都与时代的大命题捆绑着。她不追求情节的离奇，不炫耀死亡的恐惧，不沉醉死亡叙事的狂欢。在这里，死亡叙事呈现出日常叙事形态，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得到了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字里行间潺潺流淌着慈悲和深爱。菊女以平常之心看待生死，以虔诚谦卑的文化立场观照家乡的亲人，用朴素和空灵有机结合的文字，让普通人的“生”氤氲着如梦如幻的诗意，让“死”安详地栖息在尘世里，不被惊扰。

老树醒着，“静静地看着我和我的邻里乡亲，带着日子走过去”，也静静地鲜着，绿着，向后来人述说着这方水土、这方乡民的不为人知的鲜活历史。

这也是文集题目“老树醒着”的意义所在吧。

“老树醒着”很容易引发读者这样一个思考：作者“一遍遍决然离开它（指故乡）又一遍遍走回来”，在“得医生通报”后，急急忙忙“认真对待”《老树醒着》的写作，和她“多年的流浪”追寻的“终极故园”有什么关联？我理解故乡和一个个普通的生命，即是她的“终极故园”，至少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只是“有些亲爱与抵达只能用告别和出发的方式”，“家乡是我们灵魂的奠基地”，是启程和归来的精神家园。

除了故乡的人和事，《老树醒着》还记录了其他一些平常日子里的温暖和美好，如《生死蝶》《临春的一点回忆》等，举重若轻的运笔，不动声色处，却让人深刻感受到那些关于爱的永恒穿透力。

按照文化学的理论和解读方法，这部作品包含了众多的文学命题，如

“死亡”“爱情”“追寻”“流浪”“离别”等，也运用了大量的神话原型，如“河流”“月亮”“老树”“蝴蝶”等。在众多的文学命题中，会有一个中心母题，我以为是“死亡”；在丰富的神话原型体系中，会有一个核心原型，我以为是“老树”。无论是文学命题还是神话原型，它们都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增强了作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二是构建了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三是搭起了创作和接受之间的桥梁，两者容易产生共鸣。我以为，这几个功能在《老树醒着》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其审美价值和乡土文明价值的重要所在。

在这里，不得不再啰唆两句的是，菊女散文的诗化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事件与环境、叙述与抒情的高频次的自然转换上，也体现在想象空间开阔的基础上和语言的跳跃上，虚实相间，形成了具有古典诗词意境美的文本。比如：

“我是想她了，一直在想着，那双眼睛呵，已附着在我心底最柔软一域。那是尘世仅存的瑰宝，是远古遗下的一滴清露。我想象她意识涣散的那些日子，是不是上天把她重新安排走了一回前生？替她过滤了这人间尘埃，才有如这般澄澈稚气的眸子呵？！”（《春草明年绿》）

“来长沙四个多月了，竟没有认真看过一次黄昏，真是很忙么？这四个月来，我也不知月亮到过这里的夜空没。一天中，这两个时辰最乱旅人方寸。”（《黄昏的童话》）

必须止笔了，所有的文字等待着读者或浅踱，或深耕。

祝菊女身体健康，创作丰沛！

李 枫*

2016年3月27日于大庆

* 大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目 录

第一折 老树醒着

大表兄	3
哑巴叔叔（一）	8
哑巴叔叔（二）	13
牛屋与它的主人	18
渡口人家（一）	23
渡口人家（二）	28

橘林深处	32
我的大姑婆	37
三九之殇	41
黄老师	46
哭泣的牛儿	51
罗伯的茅屋	55
千里话凄凉	60
他送了我一把建水紫陶	69
生死蝶	74
奈何天之热红枣	77
回家真好	80
可爱的姑姑	83
我的奶奶	88

第二折 恰好在春天

黄昏的童话	103
春草明年绿	106
翦翦三月天	109
临春的一点回忆	113
手心里的温柔	116
那些不知处	121
细数三月的日子（四则）	128

红尘有依	131
三月盛事	135
走近“故都”的春	139
他们不是夫妻	145
我与野茶之缘起	149

第三折 吉光片羽

梅花雪月交光处	155
出门在外，冷暖自知	160
绿荫下的尼姑	162
君山行	167
六间房	176
晤斑竹泪	185
再晤斑竹泪	188
酒桌上有这样一个兵	190
真诚的声音	194
暖玉生烟	198
访萧红的后花园	202

第四折 青丝落成言

青丝落成言	209
我可以老去了吗	212

陪你醒来	215
你从哪里来	217
我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您怀里	224
也作一篇结束语	228
我若离去	231
几声故土情	235
萍踪君评《老树醒着》	239
永恒，一朵永开不败的刹那之花	241

第一折
老树醒着



大表兄

写在前面：

这些日子，回到老家养病，难得空闲，正好把一些久藏于心的人与事记下来。成一组“老树醒着”系列散文，那是我记忆里的吉光片羽，是我生命中的最重最暖，是我血脉里经年累月流动的呼唤。

岁月的风头上，那棵老树一直醒着，静静地看着我和我的邻里乡亲，带着日子走过去……

多年来，只要看到雪，特别是厚厚的雪，我总会想起大表兄，他端着猎枪，正对准一只野兔，随后，一声清脆的枪响，回旋在茫茫雪野。

我这样地想起他，表兄以前是不知道的，现在就更不会知道了。几个月前，他死了，病死的。

前些天的大雪里，我照例又想起了他，只是更深更沉了。

应该说，大表兄只是存在于我儿时的回忆里多一些。

他是我大姨妈的长子，我母亲是大姨妈最小的妹妹。她们俩年龄悬殊如母女，大表兄比我母亲还大一岁，却叫她小姨。比妈妈还大的大人都叫

我妹妹，这让小时候的我很惊奇且也很拽。大表兄的儿子也比我大，叫大喜，得过脑膜炎，憨头憨脑的，也只得叫我姨。小时候的我在大喜面前摆尽了长辈的神气。

他们一直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乡下。那时的春节是一定要走动的，大姨妈死了后，来往少了一点。后来我们家随父亲的调动搬得离他们更远了，我也在长大，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生子，事也多了，地也挪了，一晃许多年没见过他了。

所以，现在想起他时，都是他年轻时的模样。大表兄长得很帅，我见过他当兵时的相片，一身军装，那叫名副其实的英伟。尤其是他神奇的枪法，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了。后来舅舅家的平表兄有空就去他们家，跟着他玩，也打得一手好猎。

几个姨表兄舅表兄以过春节时能与我们一家相聚，能让我慈祥也威严的父亲端上一杯酒，吃上他们亲手猎获的野味为极快乐的事。他们肯定没想到，那个时候的我，也盼望能守到过年与他们那里的一帮野小子们疯，河面上打波冰，雪地里滚，特别是如果能随大表兄去打猎，简直就是人世间幸福快乐的全部内容了。

我有幸成为父母的长女，爷爷奶奶的长孙女，在亲戚里头受重视的程度自然强过弟弟妹妹，落得他们俩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说起往事，总要嘀嘀咕咕，愤愤不平。况且，听说小时候的我，用母亲的话就是“那胳膊如莲藕，一截一截的，白嫩白嫩，那脸圆嘟嘟似圆盘”。（我长成少女后听了回头一吓。）妈妈的意思是我又白又胖，如此“漂亮”，两头的亲戚就更喜欢我了。

大表兄自然也是极喜爱我的。

记得我十岁时，也是雪天，大表兄的大妹妹，我的玉表姐出嫁，母亲

带上我去了，路途有些远，那时乡下雪天的交通基本靠两条腿。

快到大姨妈家村头时，天快黑了，我已走得眼泪巴巴，别看亲戚们都喜爱我，可我母亲对我极为严厉，再苦再累只能自己走。就在我眼泪吧嗒时，暮色中的雪地里，大姨妈家几个表兄表姐向我们跑来，他们在村口等我们很久了。

大表兄心疼得一把抱起我，向姨妈家走去，其余的表兄表姐前呼后拥着，跟在后面。还记得那时，路边溪沟里全结了冰，远处田头地间还积着厚厚的雪，家家户户屋顶上飘出的炊烟带着腊肉味。有些热情的乡亲站在家门口笑着与我母亲打招呼：哎呀，么妹终于来了，都在等你们呢。

由于我从小个头较高，大表兄抱我时，我有了别扭的感觉。一路上，他叫着乳名，问我这问我那，眉眼里全是笑，那是自心底里生发的喜爱，表兄笑起来那个帅呀。

进了姨妈家门，屋里屋外都是亲戚和乡亲，大表兄依然抱着我，指挥表姐们端来炭火盆，姨妈早就在“心肝肉肉”地叫起我了。

红通通的炭火盆端来了，表兄把我放在椅子上，他蹲着，给我脱鞋，把我两只小脚放在他手掌里揉，搓，底下盆内，火苗在吱吱响。

脚已是暖烘烘的了，他替我穿上棉鞋后，起身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条件反射般扭过头，没来得及，他笔挺的鼻尖触在我脸上，冰冰凉。他要我别乱动，就坐在这烤火，改天他给我去猎野味吃。

他忙事去了，而我的周围早已围了一圈小伙伴，他们家大喜也在其中，愣头愣脑地看着我。

大表兄走后，我使劲擦脸，感觉那鼻尖的冰凉还在我脸上，心里不舒服了很久。

虽然大表兄好几次答应我要带我去打猎，但终究没实现，春节待个一

天两天的，母亲不许我跑远，老说明年明年吧。我只是见过表兄背着猎枪，拎几只野物从外面进门，一脸笑。任何时候见到他，他好像都在笑。我是从他的枪与猎物中，想象出他打猎时的潇洒，我见过他在家门口打麻雀，一枪命中。

他像许多乡下人一样，乐观，简单，自然纯朴地过着日子，好像对生活没有任何抱怨与要求，只是，爱喝两杯酒，也爱喝醉。

有时听大人们说起他，说他要不是当兵前与大表嫂定了亲，他就留在了部队。他在部队表现很出色，好像是哪位首长的女儿看上了枪法超好、俊朗的他。如果他选择留下，大表兄后来的人生将全部改写。

可是他转了业，娶了大表嫂，生了三个孩子，种田，种地，业余爱好就是打猎。我想表兄起初打猎的原因是不是舍不得丢下枪，舍不得当兵的日子呢？

知道他得了胃癌，是去年上半年，在与玉表姐偶然的一次电话里得知的。虽然老家的母亲每一年两年还是会与他们见一面，但我已是十几二十年没见他了，也想象不出64岁的大表兄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亲戚间不走动感情确实会淡漠许多，只是听了他的病讯，我坐在椅子上还是吃惊心疼了很久。

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记得那个约定，一直向往着。每年春节弟弟从成都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聊天时，弟弟总要提起他，总会与我约好哪个时间去看他，跟着他去打一次猎。可惜，这样说了后，各回各处，各忙各事，待到下一年春节时再约时间，如此反复。

如今想来，我们为一些振振有词的借口：譬如成功，譬如责任，譬如幸福等，甘愿被生活累着，追着，实则虚荣着，贪婪着，让那些简单而真实的快乐从身边就那样溜走了。悲叹！有些永远的遗憾就是这样笨出